

岳家军:乌合之众炼成威武之师(4)

◆ 郭晔昊

金军不甘心失败,经过一个半月的休整,倾巢而出,企图利用宋分兵攻占州县之机奔袭岳飞宣抚司驻地郾城,摧毁宋军统帅机构,打破岳飞的战略进攻,双方决战由此展开。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此次战略决战是由郾城(今属河南)和颍昌(今河南许昌)两次大捷中的一系列战斗组成的。

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中,金军精锐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气势汹汹而来。“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都有副马换乘,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马刀和狼牙棒)与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离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而“铁浮图”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推进的时候如同一面铁墙。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由于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骑士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堪称金军精华中的精华。

但岳家军的“背嵬军”、游奕军的骑士就硬是与金国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展开正面对决!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会战中的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经过严格训练的岳家军骑兵顶住了金军骑兵的攻势,猛将杨再兴甚至杀入金军阵地,险些活捉金兀术。

随后,岳飞下令步兵各持一种叫“麻札



《武经总要》中的宋代长柄刀

刀”的长柄刀上阵,弯腰低头,专砍马足。这个战术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需要巨大的勇气,一击不中的话,金人骑兵已到身前,因此在宋金战争史上,仅有岳家军等几支军纪严明的部队才有能力采用。从午后战至黄昏,岳家军步骑配合,令金人仰马翻,遗尸数千。金军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在遭到重大杀伤后狼狽溃退,金人海上起兵以来,都是靠着“铁浮图”和“拐子马”取胜,却在郾城一仗一败涂地!连金兀术都为之大恸。

一周以后的颍昌之战,守城不到三万的岳家军面对的是金军骑兵三万、步兵十万的进攻,又是岳云亲率800“背嵬”骑兵冲入敌阵,岳家军步兵从两翼护卫骑兵攻击金军。血战几十回合,岳家军人、马皆被鲜血染红,却没有一人回头;时至正午,作为预备队的岳家军的踏白与选锋两军出城投入战斗,全军立时阵脚大乱,全军溃败。岳家军大获全胜,歼敌五千,活捉金军大头目78人,俘虏金兵2000余人,缴获战马3000多匹。金军副统帅粘汗李董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后死去。

两战之后,金军已被打得闻风丧胆,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金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天的南军(指岳家军)的“勇锐”如同当年的我军(金军);今天

金军的“怯懦”就像昔日的宋军!对此,作为金军主帅的金兀术已经无计可施,准备收拾残部退回黄河以北。这是岳家军兵势的最高峰,也是整个南宋时代兵势的最高峰!

在宋金战争中,宋人面对的是经历了白山黑水间半渔猎半农耕严酷生活锻炼的金军骑兵。当时的金军作战极其顽强,军令严酷,一旦开战打一整天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打不满一百回合也能算骑兵?而同时期的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往往在半天之间即可分出胜负。当时吴玠在和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刘锜在顺昌取得的胜利都是以防守取得成功,吴玠凭借山地的有利地形,刘光世也有城墙可以利用,而岳家军是在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河南的平原旷野上与金兵野战两次大胜,以寡击众,克敌之长,开创了在平原野战中以进攻手段战胜金骑的先例!给了金军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

结局:收夺兵权的牺牲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岳家军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功越大,距离自身的悲剧性的终结也就越近。宋高宗对岳飞北伐的态度是一怕大败,二怕全胜。大败则会有灭顶之灾,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大胜则岳飞功盖天下,威略震主,也不堪设想。数十中原豪杰所揭义旗并不是“宋”,亦不是“赵”,而是“岳”,也不得不让南宋统治者感到震撼。更何况宋廷之内,还有一个当时就被人看成“细作”宰相的秦桧!

因此,在岳家军乘胜追击,燕京(北京)以南,金朝号令不行,金廷对战争的信心完全丧失,下令将燕京所藏珍宝北运,打算放弃全部宋地的时候,南宋朝廷却下达了退军的命令,使岳家军将士们的百战心力完全归于虚掷。如果不是被迫班师,宋军完全可以进抵汴洛控制黄河一线要点,这将会对南宋进一步北伐奠定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金国将领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

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得知岳飞死讯后,他们个个喝酒相庆;几十年后的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金章宗写诏书招降南宋四川守将吴曦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你自己评价一下自身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这样的威名战功,宋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吗!足见岳家军的战力与威名,就连敌对的金国君臣也不能不承认。

岳飞的冤狱之后,昔日岳家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赫赫战功,被秦桧一党把持的宋廷刻意抹去。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位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仍旧秉承赵构意志的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里面把杨沂中败伪齐刘猷之类微不足道的小胜都算上,独独没有岳家军的郾城和颍昌两大捷!更滑稽的是,当年对于“十三处战功”之内的刘光世顺昌之战,宋廷赏赐十四万贯,尚不及“排不上号”的郾城之战的二十万贯!甚至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时,南宋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岳家军也在宋廷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不复存在,尽管这支英勇之师的骨血仍然存在于鄂州驻军之中,宋孝宗时的鄂州都统司仍有兵员四万九千人,多为岳家军旧部。所幸天道轮回,报应不爽。随着时光的流逝,“行营后护军”之类的正式番号,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张家军、韩家军之类的习惯称呼,也早就为世人所遗忘。唯有赵构秦桧君臣顶顶憎恶的“岳家军”一词,却能够流传千古,独享盛名!相反,昔日作恶之人如今仍跪于西子湖畔岳王庙前,时时受人唾骂,亦不能赎罪于亿万之间。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13.反“清乡”斗争

1941年初,日军在华中推行极其残酷毒辣的“清乡”,目的是为抢掠更多人力物力资源,巩固其占领区和抽调更多兵力进行新的军事冒险,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和“东亚共荣”的美梦。

7月1日,日伪军和伪警察就水陆并进,从四面八方气势汹汹对苏常太展开了“预期清乡”。按照预定计划和部署,日伪先对苏州太仓两县实施包围,然后合击常熟。敌人此举旨在把苏常太新四军全部消灭或赶出该地区,以便实施全面占领,其策略是,对新四军在苏常太以外地区的袭击不再分兵对付,宁可缩小据点也不延长战线。而抗日军民因情况不明,未能改变我变,仍恪守内线作战,立足短期坚持,以反“扫荡”的办法反“清乡”。55团参谋长王明星、营长张友林率部进入苏州,团政治处主任钟发宗率1个连进入太仓县,团长薛惠民和团政治委员张英率团部及1个连在常熟梅南区负责全面指挥,在常熟县吴里区和梅北区各部署1个连。为了打乱敌人部署,苏常太军民主动出击,向日伪据点发起进攻。7月12日前后,进入太仓的1个连袭击了太仓方家桥据点,由于敌人火力很强,未能攻克,部队撤退途中又遭敌堵截,损失较大。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坚持内线作战部队很快陷入重围之中,被迫分散成一些战斗小组,形成各自为战、互相难以配合的被动局面。

7月中旬,55团参谋长王明星率4连进入苏州反“清乡”,与10倍以上的日伪军频繁作战,有一天竟接连打了6仗,4连从83人猛减到26人,而面对的依然是上千人的日伪军。部队被打散后,王明星率余部从苏州到常熟集结,途经常熟白茆塘遭敌袭击。营长张友林作战负伤后,连涉12条河后壮烈牺牲。王明星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王明星曾任闽东独立师战地救护员,由于聪明伶俐,深得陈挺喜爱,被其选为通讯员。1936年11月,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以



非法手段解决党内思想认识分歧,授意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省庆元县南阳村设下“鸿门宴”,诱捕闽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治委员叶飞,陈挺随叶飞赴宴。酒过三巡,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刘达云以酒杯掷地为号,夹坐在宴席桌上的挺进师干部迅疾动手将叶飞和陈挺抓了起来。外号“菩萨”的警卫班长龚复生,见情况异常大声责问,被当场打死。随卫叶飞的警卫班其他战士气愤异常,拔枪欲打,被叶飞厉声喝住:“这是内部事情,不准开枪,谁开枪毙谁!”结果警卫班被全部缴械。混乱中,陈挺警卫员王明星在挺进师人员抓住其枪套时,飞快拔枪在手,和叶飞警卫员一起冲出门外,连夜返回部队报告。后叶飞在被押送临时省委途中遇敌袭击腿部负伤,眼看就要被敌人活捉,叶飞毅然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侥幸挂在树上得以生还,陈挺也在混战中脱险。在史称“南阳事件”剑拔弩张的险境中,小小年纪的王明星临危不惧,表现出非凡的大智大勇。后来,王明星当了侦察排长,屡立战功。1940年12月10日,在新“江抗”攻打顽军马乐鸣部的战斗中,时任3支队支队长的王明星率部迂回兜住溃逃的敌人,一战抓了400多名俘虏,3支队的装备也大大改善。《大众报》刊登了王明星的报道后,王明星成了“江抗”名副其实的明星人物。王明星壮烈殉国,令“江抗”官兵在壮怀激烈之余又嗟叹不已!

为支援东路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牵制“清乡”区内的日伪军,新四军6师18旅主力在“清乡”区外围连续出击:51团袭击江阴县西门外伪军,并攻克扬中县六圩港、武进县崔桥伪军据点;52团积极逼进江阴近郊,在澄东全歼伪军一个排,缴获步枪22支,继而进袭江阴西门外伪“和平军”5师程万里部5团2营营部,毙敌6人,俘敌22人,缴枪20余支,子弹千余发,该团2营攻克吴县寺桥、白马涧等据点,直逼苏州城下;54团1营攻克无锡近郊胶山、严埭等据点;警卫1团和教导营在沙洲多次攻击日伪据点。此外,16旅46团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插入江句地区攻克郭庄庙,尔后迅速回师茅山地区,相继攻打丁庄、蒲干、西旸等据点。但新四军6师在外围组织的一系列出击作战,未能调动“清乡”区内的日伪军,也未能改变日伪既定的“清乡”计划。

25.城墙与城门

有城墙就有城门。据文献记载:上海县城墙周围长九里,城墙最初高一丈五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和四十六年两次重修加高至二丈四尺,城墙外有城壕长一千六百余丈。最初有城门六座:东曰朝宗(今大东门附近),南曰跨龙(今大南门附近),西曰仪凤(今老西门附近),北曰晏海(今老北门附近);为通往黄浦沿岸方便,另辟朝阳门(今小南门附近)和宝带门(今小东门附近)。另有水门三座:肇嘉浜横贯县城,东西各置水门一座,水浜在小东门附近入城,亦置水门一座。城东北处建层台三处:万军台、制胜台和振武台,后来在万军台上移建了南宋顺济庙的丹凤楼(在今人民路丹凤路附近),制胜台上建造了观音阁,振武台上建造了真武阁,亦称镇海楼。明万历年间又在城西西北隅的一个箭台上建一小庙,供奉关帝,是为大境阁。这丹凤楼、观音阁、镇海楼和大境阁,曾为上海县城的四处风物名胜。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挺进上海,同治元年(1862年),英法军队入城援助清军防守进行武装干涉。在英法军队的要求下,清政府同意在北门以东增辟一城门,方便英法军队与租界的联系,此门由李鸿章定名叫“障川门”(亦称新北门,今丽水路旧名障川路)。1845年以后,英美法三国先后在上海县城北面和西面建立起租界,此时的城墙已日趋成为城市发展经济与交通的障碍物。一部分士绅商贾有拆城之议,碍于当时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清政府采取折衷办法,于宣统元年(1909年),又新辟了尚文门(亦称小西门)、拱辰门(亦称小北门)和福佑门(亦称新东门,今人民路新开河附近)三座城门,这样上海县城最后共有十座城门。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军政府准予拆城。

城墙与城门如同一个城市的象征,有形的城墙可以拆去,但无形的城墙却难以撼动,它联系着上海大码头的兴衰和闭合,攸关上海的盛与衰,活与死。县城虽小,但市面做得很大。康熙时邑人姚廷遴在《历年记》中说:“元朝市舶司原设于上洋,收海商

之税……至今十五年矣。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码头,此又市面之一变也。”到乾隆年间,出入于上海港的商船更是“辐辏而云集”,据乾隆《上海县志》称,“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迁往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时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说:“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清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海区大开,上海的发展空间就更大了。

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这无疑表明海禁解除后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上海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

开放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宿命:港口兴则上海兴,港口衰则上海衰;城门闭,百业凋零,城门开,百业兴旺。以后几百年的上海发展史,一再证明着这个规律。它说明上海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

苏松太兵备道的移驻上海仿佛是一个象征,意味着上海的政治地位也在发生着悄然无声的变化。到清咸嘉庆年间,上海的繁华与富庶已经是蔚为大观了。清嘉庆《上海县志》曾经这样记述当时的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沿浦闹市,北至洋泾浜口,南至薛家浜口,商旅猬集。沙船航海之业,有朱姓及郁姓、王姓、孙姓等富豪,世宗大族,有曹、陆、徐、乔诸氏。”县城内有街巷63条,城内及附近居民20余万,钱庄几十家,商肆店铺鳞次栉比,县城傍晚的大小东门外近廓之处更是热闹繁华。“言居民,则五方杂处,行帮汇集,言通商,则四处辐辏,水陆毕陈。”不仅在松江府所辖各县,即使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县市中,上海的地位因海禁的开放而日益突出,远非昔日的滨浦横塘可比了。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梦觉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

醉上海

仲富兰

